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董凝極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六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止己未宋理宗開慶元年凡二十六年

表例說

見第九十四卷

甲午

宋

端平元年

春正月孟珙以蒙古兵破金蔡州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趙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

金務延烏登以息州來

吳公子竑

帝本生父榮王希瓐曾祖也帝以榮王巳進王爵宜封三代詔贈子竑太師追封吳國

金

天興三年

春正月主傳位於宗室承麟宋將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主及尚書右丞完顏呼沙呼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國亡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

蒙古

太宗六年

春正月宋孟珙會塔齊爾之師滅金

宋以陳蔡西北地分屬於主詔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

金務延烏登行省於息州蔡州破乃與衆送款請降於宋州民舉城南遷遂焚樓

歸為蒙古所殺

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　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公

益公伯

玗

榮王祖
詔贈太師追封益國公

越公師

意

榮王父
詔贈太

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主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眾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主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

櫓國人望見火起追及於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殺之

二月兵入徐州金將完顏用安自殺

秋七月宋將楊誼等襲洛陽八月主復遣兵敗之

冬十二月遣使如宋

詔太常簿朱揚祖詣河
南省謁八陵
夏四月獻金俘於太廟
論功行賞有差　史
嵩之遣使以孟珙所
獲金哀宗遺骨及寶
玉法物併俘因張天
綱完顏嗚海等獻於
臨安四月丙戌備禮
告於太廟藏其骨於
大理寺獄庫加孟珙
帶御器械江海以下
論功行賞有差知臨
安府薛瓊問天綱曰
有何面目到此天綱
曰國之興亡何代無

師追封
越國公
和公薛
極
封昆陵
公二年
拜少保
進封和
國公致
仕卒
鄭子史
嵩之

師承麟承麟者
世祖和哩布之
後博索之弟也
拜泣不敢受主
曰朕所以付卿
者豈得已哉以
朕肌體肥重不
便鞍馬馳突卿
平日趫捷有將
略萬一得免祚
胤不絕此朕志
也承麟起受璽
明日承麟即位
時孟珙之師向
南門至金字樓
列雲梯令諸軍

之我金之七比汝二封鄧縣
帝何如瓊叱之明日男五年
奏其語帝名天綱問初以刑
曰汝真不畏死耶天部侍郎
綱對曰大丈夫患死兼京湖
之不中節耳何畏之安撫制
有因祈死不已帝不置使知
聽後莫知其所終　襄陽府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　至是減
嵩之本不知兵矜功金獻俘
自修謀身詭秘欺君進封鄧
誤國留之襄陽一日縣子至
則有一日之憂不報　帝嘉熙
洪咨夔亦言殘金雖元年再
滅鄰國方强益嚴守見
備猶恐不逮豈可動

聞鼓則進馬義
先登趙榮繼之
萬衆競進大戰
城上烏庫哩鎬
及其將帥二百
人出降百官稱
賀禮畢亟出擇
敵而南城之陴
已立宋旗幟矣
俄頃四面鼓譟
夾攻聲震天地
南面守門者棄
門走門西開孟
珙招江海塔齊
爾之師以入哄
沙呼帥精兵一

色相賀渙然解體以
重方來之憂帝嘉納
之
五月賜黄幹李燔李道
傳等謚録其子　詔
幹燔道傳及陳宓樓
昉徐瑄胡夢昱等阨
於權奸而各行其志
沒齒無怨其賜謚復
官録用其子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
之
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
事喬行簡知樞密院
事鄭性之簽書院事
詔復故濟王竑官爵

千巷戰不能禦
主守緒知事急
即取寶玉寘於
幽蘭軒環之以
草命近侍曰死
便火我遂自經
死呼沙呼聞之
謂將士曰吾君
已崩吾何以戰
為吾不能死於
亂兵之手吾赴
汝水從吾君矣
諸君其善為計
言訖赴水死將
士皆曰相公能
死吾輩獨不能

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塋域以時致祭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趙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

死耶於是參政富珠哩小羅索烏凌阿呼圖總帥元志元帥約索爾赫舍哩柏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馬承麟退保子城聞主守緒死帥摩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莫未畢

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開釁致兵必自此始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以絶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

城已陷諸將禁近者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主骨將瘞之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齊爾分主骨及寳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依違言緩語以為養

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來約立視火立從數騎往伯淵出匕首揕刺之立墜馬死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内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

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式候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於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强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事立楚

祭哀宗戕剖其心生啖之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於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陽扈全子才次於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

立齊妻而去之宗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

制置司機宜文字徐
敏子為監軍先令西
上又命楊誼以廬州
强弩軍萬五千繼之
各給五日糧七月徐
敏子啓行遣和州寧
淮軍正將張迪以二
百人趨洛陽迪至城
下城中寂然無應者
至晚有民庶三百餘
家登城投降迪與敏
子遂帥衆入城蒙古
聞之復引兵南下
八
月朱揚祖還自河南
楊祖朝陵行至襄
陽會諜報蒙古哨騎

根連兵宋夏
内致用憊哀
宗之世無足
為者區區生
聚圖存於亡
力盡乃斃可
哀也已雖然
國君死社稷
哀宗無愧焉

金七

右金自太祖
收國元年乙
未至哀宗天
興三年甲午
傳九主凡一
百二十年

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溯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黄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

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

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餘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

九月以趙范代之

呂真德秀為翰林學士

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於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冬十月陳貴誼卒

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十二月蒙古使王檝來檝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乙未

宋

端平二年

春正月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

詔孟珙屯黃州　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珙為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

臨邛侯

魏了翁　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封臨邛郡開國侯至帝

蒙古

太宗七年

春二月城和林　和林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向以為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

夏六月命子奎騰將塔爾海等侵蜀特穆岱及張柔等侵漢命昆布哈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孟克征西域唐古專鄂沁伐高麗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來降　金亡郡縣皆

附

高麗

是歲蒙古命將師師來伐

安南

入貢於宋

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黄增阡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嘉熙元年再見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德秀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自韓侂冑立偽學之名

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於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奎騰入蜀次於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迎謁奎騰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女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

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
禁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
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
學遂明於後世德秀之力為多
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
兼樞密使曽從龍知樞密院事鄭
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院事
葛洪兒名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
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
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
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
帝注想彌切名參大政與之力辭
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
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
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

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
嘉陵進趨大安奎騰資
其糧械
十二月奎騰破宋沔州進
圍青野原為宋將曹友
聞所敗

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帝嘉納之名
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秋七月蒙古將昆布哈寇唐州全
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師兵敗蒙古
於上聞而還
冬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
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
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
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
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
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為
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曹從龍卒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奎騰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進
圍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將兵
救卻之 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

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奎擁自鳳州入西川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退守内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已而蒙古大至州遂陷稼死之彥吶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犄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猝至

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丙申

端平三年

春正月蒙古將特默岱寇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

二月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 固辭不拜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以陳韡為沿江制置使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 韡兼知建康府嵩之兼知廬州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

肅公喬行簡為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封肅國公至帝嘉熙三年再見

太宗八年

春二月初行交鈔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錠為額

三月宋襄陽將王旻等以城降

夏四月克宋隨郢州荊門軍

初括中原民户定賦稅 初中原所降之户即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户口以大臣呼圖

安南

陳日煚貢方物於宋宋詔授金紫光祿大夫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封安南國王

王旻李伯淵與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劫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

夏四月魏了翁罷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剡志

克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主從之及呼圖克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聞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主從之楚材又定賦

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
國史願亟名還處以台輔不報
下詔罪已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
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
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泳以監
察御史王萬忠伉有大志精於
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
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令邊民生
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
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泳從其
言草詔上進其略有曰數年之
間多難已甚屬𩿊金之寖滅而
蒙古之興鄰逮合謀戕破蔡之
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
矣勝可嗟乎又曰兵民之死戰
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

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
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
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
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
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
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
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
十斤已上以為永額
秋八月克宋棗陽軍德安
府　初太祖破許州獲
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
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
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
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
及奎騰南侵俾樞從惟
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

齒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仁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蒙古陷隨郢州荆門軍

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　葵兼知揚州墾田治兵邊備以飭

秋七月陳卓罷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

八月趙范有罪免　論失襄陽之罪也

蒙古陷襄陽軍德安府

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

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

下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説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

九月奎騰克成都

冬十月克宋文州

辭不至

曹友聞與蒙古戰於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奎騰遂入成都　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萬人夜渡江密住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内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巴圖爾及達海帥步騎萬餘

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銜枚突陣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全勝次於成都四

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劉鋭等死之　奎騰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鋭通判趙汝䣙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鋭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皆感動城破鋭及其二子自刎死汝䣙被執臠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

封陳日煚為安南主

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分道拒之　蒙古昆布哈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温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孟珙引兵敗蒙古特默岱於江陵

特默岱攻江陵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寇真州知州事丘岳

敗之　蒙古攻真州岳部分嚴
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
兵衆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强弩
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
卻乃為三伏設砲皷侍之於西
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
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
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
復成都
詔羣臣各陳防邊方畧
十二月詔改明年元

丁酉

嘉熙元年
春正月以李𡌴同知樞密院事宣
撫四川

天水侯
貴謙

太宗九年
春二月始給官府符印定
驛令　初諸路官府自

欽察
酋長巴
爾斯克降

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

李鳴復罷

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

夏五月臨安大火 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進士潘枋對策亦以為言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并斥枋性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冤矣

六月鄒應龍罷

帝弟以保康軍節度使封天水郡開國侯至帝淳祐元年再見

開國子

與芮

帝弟以武康軍節度使封開國

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孟克攻欽察諸部降之 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孟克帥師至寬騰吉斯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擒其酋長巴齊瑪克又進兵圍烏魯斯默爾奇斯城皆降之

秋八月校儒士於諸路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

蒙古欽察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

秋八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蒙古寇安豐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兵退　蒙古將昆布哈攻黃州孟珙帥師救郡之復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死囚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壩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趙葵名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十二月戊寅朔日食　日與金木

子至帝

淳祐元年再見

東陽公

葛洪

封十年初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至是卒諡端獻

洪嘗

贊討平

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使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將昆布哈攻黃州為宋將孟珙所敗遂攻安豐不克

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既

李全援

王素諫

仁宗却

王德用

進女事

世多稱

之侃侃

守正有

大臣風

越公袁

韶

初以浙

西制置

使罷奉祠卒後追封越國公

韶之父初為郡吏夫妻年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

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殁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

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令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告以具故妻亦喜曰

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其妻生詔

臨邛侯

魏了翁

封三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卒諡文

靖贈秦國公〃

了翁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里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頗挫有作者風寧宗慶元初登進

士開禧初召試學士院時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

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將調有北伐之舉盍亦急於內修姑追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

七條馬寀出衆大驚

鄞伯史嵩之

封鄞縣子四年以寶章閣學士遷華文閣學士京西荊湖安撫

制置使進封鄭縣伯明年再見

隋男孟

珙

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封隋縣男至四年再見

戊戌

嘉熙二年

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

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尋兼督視淮南西路光蘄黄夔施州

夏四月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　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六月李壆卒

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

祁王維

皇子卒追封祁王謚沖昭

奉化公

余天錫

以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封奉化郡公至帝

太宗十年

冬十月建大極書院於燕京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高麗

遣使朝於蒙古

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燒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伏精鋭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郢州荆門軍　珙受詔收復京襄謂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名

淳祐元年再見

奉化侯

史嵩之

封鄞伯二年以應援黄州功拜端明殿學士仍京西制湖安撫制置使進封奉

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
郢州荆門軍

化郡侯
明年再
見

己亥

嘉熙三年
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
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
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
湖軍馬
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似簽書樞
密院事
三月孟珙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
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
樊城襄陽因上奏曰襄樊為朝

南海公
崔與之
以觀文
殿大學
士致仕
卒累封
南海郡
公謚清
獻

太宗十一年
秋八月復破宋成都 塔爾
海將兵入成都殺守將
丁黼遂取漢卭簡眉閬
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
尋引還
冬十二月以溫都爾哈瑪爾
提領諸路課稅 初耶
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
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
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

高麗
遣使朝
於蒙古

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

秋 八月以游似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書院事

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 蒙古塔爾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爾海自新井入黼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敗力戰而死蒙古尋引還

冬 十月許應龍林畧罷 十一月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

益公喬行簡

封肅國公四年拜少傅改封益國公明年再見

奉化公史嵩之

封奉化郡侯二

十萬兩至是回回溫都爾哈瑪爾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主曰爾欲鬬搏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卒與之晚出當愚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

孟珙遣兵禦蒙古於蜀口遂復夔州　珙諜知蒙古搭滿海等帥衆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

年進封公至帝淳祐二年再見

申公鄭清之初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至是封申國公至帝淳祐四年再見

歸州大垭砦得捷於巴東遂復
夔州
以陳塤為國子司業　塤史彌遠
甥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
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蓋指
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塤曰
何為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
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
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
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
召還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
為得師

南克伯
游似
拜參知
政事封
縣伯至
帝淳祐
四年再
見

庚子

嘉熙四年
春正月彗見營室
臨安大饑　饑者奪食於路市中

魯公喬
行簡

太宗十二年
春正月遣張柔等分道南
侵

高麗
遣使入
貢於蒙

殺人以賣盜於隱處掠賣人以戕封益夏四月復遣王檝如宋古是
徼利日未晡路無行人國公二檝前後凡五至宋以和歲蒙古
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年加少議未決隱憂而卒宋遣陷昌朔
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師上章使蘋其柩歸等州
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流事宜告老予冬閏十二月嚴實卒　子
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醴泉觀　忠濟嗣
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使戕封
順陽乃分兵挽其勢潛兵燒所魯國公
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尋卒
兵大具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行簡歷
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練老成
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識量弘
入回鶻阿嚕巴圖爾為飛鵲軍遠居官
權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立無所不
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言好薦
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士多至

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顯達至
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於擧錢
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時吴如
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愚又皆
荖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當時隱
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朞年民逸之賢
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者
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
法於所部行之
夏四月召史嵩之還
以杜杲為沿江制置使　知建康
府
蒙古復使王檝來
秋九月喬行簡罷
冬十月詔改明年為淳祐元年
閏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似知樞

隋子孟珙
封隋縣
男四年
除樞密
都承旨

密院事徐榮叟簽書院事范鍾制置使參知政事

進封子至帝淳祐二年再見

辛丑

淳祐元年

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竝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

沂王貴謙

封天水侯五年嗣封沂王至十二年再見

太宗十三年

是年十一月以後為太宗后鼐瑪錦氏稱制一年

秋七月高麗遣族子入質

冬十月以伊囉斡齊行省事於燕京　主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為郎中

十一月主殂第六后鼐瑪

高麗

國王王瞰為蒙古所伐屢敗蒙古令瞰親朝當罷兵至是瞰以

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蓋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郿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三月趙以夫罷

秋八月求遺書

冬十一月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

塔爾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

榮王與芮

封開國子五年初帝追封本生父希壚為榮王以與芮奉祀至是詔以與芮為開府儀同三司

錦氏稱制

主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諫不聽二月疾篤至是愈楚材以為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烏特古呼蘭溫都爾哈瑪爾進酒歡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初主有旨以孫實勒們為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琳實勒們主第四子庫春之子也

宋成都將田世顯以城降

族子為質於蒙古

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耳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破盡為蒙古所屠

十二月余天錫卒

蒙古使伊埒黙色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

嗣榮王之封至度宗咸淳元年再見

魏王楊石

封永寧王十七年除彰德集慶節度使改封魏

十二月遣伊埒黙色等如宋議和伊埒黙色謂其從行者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毋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埒黙色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郡王卒

奉化公余天錫封四年初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至是卒謚忠惠

壬寅

淳祐二年

春正月游似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

永公史嵩之

太宗后乃馬真氏稱制二年

春二月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伊

事別之傑簽書院事

以徐榮叟參知政事

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伊克諾延耶律珠格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夏五月趙葵罷

六月徐榮叟罷 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與

進封奉化郡公三年以右丞相進金紫光祿大夫改封永國公至帝寶祐四年再見

漢東公

孟珙

將默色在燕惟事貨賂以樞為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攜家住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秋七月遣兵渡淮入宋揚滁和州

冬十月克宋通州屠其民

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禁叟言封隋縣
部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亦予三年
罷　以樞密
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都承旨
簽書院事杜範同簽書院事定制置使
子尋罷　範抗言時政無隱情拜檢校
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　少保進
秋七月蒙古入揚滁和州　封漢東
九月庚辰朔日食　郡公至
冬十月蒙古陷通州　六年再
十二月別之傑罷　見

天水公

善湘

進封九年以觀文殿學士沿海制置使致仕卒贈少師

癸卯

淳祐三年

春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麤人斥

太宗后羅瑪錦氏稱制三年

春正月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

三月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羅瑪錦氏稱制溫都爾哈瑪爾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

為嚕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切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自端平三年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因用益窮凡授宣撫使制置使者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左士之至者隨其材而任之遂於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棊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也

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温都爾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悦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

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三月丁丑朔日食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

卷楚材天資英邁奧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以汪世顯為秦鞏諸州總帥尋卒　初國兵入蜀世顯之功為多至是奎騰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

所耳琎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琎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甲辰

淳祐四年

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　範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

衛公鄭清之

範封申國公六年

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為總帥將兵從入蜀

太宗后廼瑪錦氏稱制四年

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以靚文
書留範而作鳴復并斥史嵩之殺大學
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并論
罷二人
三月以金淵簽書樞密院事
夏六月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
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　先是
以文德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總
兩淮軍馬既而蒙古圍壽春文
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
又敗蒙古於五河復其城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
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
之不報　先是黃濤劉應起徐
霖等俱上書論嵩之深姦擅權
帝不聽及其父彌忠疾亟嵩之

士拜少
保改封
衛國公
明年再
見

南克公

游似

封南克
縣伯六
年授知
樞密院

謁告許之翌日綸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帝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去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

事進封南克郡公至七年再見

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粲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𥲅盡削遊士之籍

冬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　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

竝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會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金淵等有罪免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韡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寀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簽書

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賁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為史嵩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餘各貶官有差

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竝兼樞密使　範入相首上五事一曰正治本二曰肅宮闈三曰擇人才四曰惜名器五曰節財用

以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似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　珙至江陵

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

乙巳

淳祐五年

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改封衛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

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

越公鄭清之

國公二年以少

保觀文

太宗后蕭瑪錦氏稱制五年

秋七月察罕會張柔掠宋淮西至揚州而還

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殿大學
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士拜少
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傳致封
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越國公
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烟瘴雨之至九年
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再見
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
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
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
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
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冤
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
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
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
謂諸公皆史嵩之致毒云
冬十一月以陳韡同簽書樞密院

長沙公
趙葵
以知樞
密院事
又特授
樞密使
督視江
淮京西

事
十二月以游似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至九年再見

丙午

淳祐六年

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二月范鍾罷　鍾為相雖無赫赫可稱而直清守法與游似不協力辭而去
夏六月以陳韡參知政事
秋九月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為京湖制置使
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

孟珙
以寧武軍節度使致仕卒累贈太師追封吉國

漢東公定宗元年

諱庫裕克太宗長子
秋七月壬庫裕克立　庫裕克母六皇后會諸王百官議立庫裕克乃即位於昂吉蘇默托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冬十二月萬戶史權等耀兵淮南攻宋虎頭關塞

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公謐忠
章談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襄珙
師雍論其無父無君乞寢宮祠忠君體
削官遠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國之念
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可貫金
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石嘗在
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畢中與
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參佐部
賜裁處乃命蔦之以觀文殿大曲論事
學士永國公致仕詔不復用言人人
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異珙徐
以片語
折衷衆
志皆愜
謁士遊
客老校

拔之進至黃州

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面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贄色絶滋

味學尤邃於易云

丁未

淳祐七年

夏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院事游似罷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剎竟　不歸詰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韡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　葵兼知建康府韡兼

南克公　游似

進封南克郡公四年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又進封南克國公

定宗二年

春二月呼必賚受邢州分地邢當要衝徵求百出民弗堪命劉秉忠薦張文謙可用遂名見命掌王府書記言於呼必賚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通古劉肅李簡三人至邢協心為治戶增十倍由是呼必賚益重

高麗

是年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遣兵來伐

知潭州
秋七月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政
事鄭寀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
寀罷

至十一年再見
儒士多自文謙發之
秋八月侵高麗

戊申

淳祐八年

秋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繇
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院
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尋
罷
冬十月別之傑罷

定宗三年

是年三月以後為定
宗皇后烏拉海額實
稱制一年
春三月主殂皇后烏拉海
額實稱制　主卒於杭
錫雅爾之地廟號定宗
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
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
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
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

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烏拉海額實挹庫春子實勒們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

己酉 淳祐九年

春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趙葵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夏四月壬寅朔日食

益公孟

定宗皇后烏拉海額實稱制二年

啓

榮王與芮之子淳祐六年賜名

五月陳韡罷
秋九月嚴中外上書之禁　諫臣
言譁徒吻士結黨叩閽簧鼓是
非為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
書具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
倘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黄
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
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
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
不敢與爭
冬十一月應繇罷
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
清叟簽書院事
史宅之卒

孟啓授黄州刺史至是除慶遠軍節度使封益國公至十一年再見

魏公鄭清之改封越國公五

年以太傅右丞相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又改封魏國公至十一年再見

信公趙葵

封長沙公五年

以樞密使拜光祿大夫右丞相進封信國公至帝寶祐五年再見

東陽公

范鍾

封五年初以左

丞相加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至是卒謚文肅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

崇義公
柴彦頴
周世宗八世孫補承務郎襲封崇義公

晉寧公
徐清叟
以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進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至帝景定三年再見

臨海侯

應䌛

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至帝

寶祐三年再見

永康侯

謝方叔

拜參知政事封永康郡侯至十一年再見

定遠男

董槐

以工部侍郎封定遠縣男至十一年再見

庚戌

淳祐十年

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李曾伯為京湖制置使　似道兼知揚州曾伯知江陵府

趙葵罷　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濮王善

定宗皇后烏拉海額實稱制三年

珊以福州觀察使拜保康軍節度使詔嗣濮王之

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堡邊境稍息浸以驕恣而鄭清之再相因從臾其進兵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無功而還

封至十二年再見

辛亥

淳祐十一年

春三月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史嵩之貲遊士上書薦已喧傳

建安王孜

封益國公三年初賜名孟啓至

憲宗元年

諱蒙克睿宗長子

夏六月主蒙克立　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及大將烏蘭哈達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

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是改賜
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名孜仍
夜忽悟名學士改相二人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院事董槐簽書院事

前慶遠
軍節度
使進封
建安郡
王至帝
寶祐元
年再見

齋公鄭
清之
改封魏
國公三

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
皇孫寶勒們為嗣諸王
百官皆與聞之今寶勒
們故在而議欲他屬將
寘之何地耶烏蘭哈達
等不聽共推孟克即位
於奎騰敖拉之地追
尊皇考圖類為帝廟號
睿宗寶勒們及諸弟心
不能平主因察諸王有
異同者竝羈縻之取主
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
於國中罷不急之役凡
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
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
一

年以老病固求解政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又改封齊國公卒追封魏郡王謚忠定　清之不好立異湯中嘗論事侵清

秋七月命弟呼必賚總治漢南開府金蓮川　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呼必賚總之遂開府於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璧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呼必賚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

之及清　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
之再相　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
巾求去　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
清之曰　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吁
已欲作　必賚從之
君子使遣　察罕等分道侵宋淮蜀
誰為小冬十一月　吁必賚置經略
人力挽　司於汴分兵屯田　自
留之徐　李騰取漢上諸郡因留
清嬰當　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
論列清　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
之乃引　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
之共政　路絶雖歲侵淮蜀軍將
趙葵視　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
師年餘　皆榛莽至是吁必賚從
乞罷上　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

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陞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困葵來遽引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從之葵竟不果

汴以孟克史天澤楊惟中趙壁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東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號西域僧那摩為國師那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鄂拓克齊俱學浮屠定宗嘗命鄂拓克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主復尊禮

來然端
平之間
名用正
人清之
之力也
至再相
則年齒
衰暮政
歸妻子
間廢之
人武因
緣以賄
進為世
所少云

納摩令總天下釋教鄂
拓克齊亦貴用事

南克公

游似

進封國公五年卒贈少師

惠公謝

方叔

封永康侯三年以參知政事拜

左丞相進封惠國公至度宗咸淳四年再見

定遠侯

董槐

封定遠男三年以兵部侍郎進寶章閣直學士

進封定遠縣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定遠侯至帝寶祐二年再見

壬子

淳祐十二年

春二月乙卯朔日食

夏六月閩浙大水　嚴衢婺信台

沂王貴謙

憲宗二年

春二月城沔州

主徙諸王於邊殺定宗皇

大理

蒙古主

遣呼必

處建劍部同日大水昌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冀奉以為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秋八月詔改明年為寶祐元年

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蔣嘉定四川大震帥守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吳潛罷

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

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

嗣封十二年以少師保康軍節度使卒贈太傅追封申王

濮王善珊

嗣封三年卒贈少師追封咸寧

后拉海額實竄實勒將兵們於摩多齊主以諸來伐王嘗欲立實勒們乃徙太宗后於奎騰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於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實勒們母以厭禳拉賜死禁錮實勒們於摩多齊之地

夏六月分漢地封宗屬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呼必賚

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郡王

遂請於主王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賚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秋七月遣呼必賚將兵擊大理

濮王善兵

濮安懿王八世孫也濮王善珊卒除善兵福州觀察使嗣封至帝寶祐三年再

見

癸丑

寶祐元年

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禥為皇子封永嘉郡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嶲州京湖都統高達拒却之 二月己酉朔日食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

禥封建安郡王三年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詔以母弟嗣榮王與

永嘉王憲宗三年

春二月城利州 夏六月伐西域 冬十二月呼必賚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呼必賚以烏蘭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以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濟摩些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知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

大理

國王段知興為蒙古將所執國亡

吐蕃

羌酋薩古納困蒙古兵入境遂

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溈子孜
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為皇子
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賜名禥
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拜崇慶
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軍節度
以戍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使攺封
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永嘉郡
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王明年
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再見
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
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
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
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
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
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凡有
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

蕃其酋唆火脫懼而出
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
呼必賚遂班師留烏蘭
哈達攻諸夷之未附者

降蒙古

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名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為宣諭使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

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

甲寅

寶祐二年

春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為蒙古所襲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擊閏僅以身免城遂為蒙古所據

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

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

六月詔籍余玠家財　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

忠王禥

改封永嘉郡王二年進封忠王後即大位是為度宗

憲宗四年

春正月呼必賚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　樞從呼必賚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必賚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呼必賚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

七罷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籍録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名余晦遷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　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望而輕之乙收回所除内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董槐上疏請行且請頓重兵置司夔州以固荊蜀輔車之

臨海公
賈似道
以端明殿學士加同知樞密院事封臨海郡開國公至帝開慶元年再見

陌由是民得相完呼必賚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汪德臣襲取宋紫金山城
冬十一月呼必賚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　希憲輝和爾人少入侍呼必賚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名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呼必賚善之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較射連發三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呼必賚自

勢帝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
不許而以李曾伯代晦
釋蒙古使者遣歸　時伊埒濟色
已死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
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遂
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
大理獄勘官陳大方鍛成其事
遂斬於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
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
方亦死

濠梁公

董槐

進封定遠侯四年又進封濠梁郡公至帝景定二年再見

吳侯王

楚

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
宣撫司命布憲為使京
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
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
號難治布憲講求民病
抑彊扶弱境內大安
張柔城亳州　柔以連歲
勤兵兩淮艱於糧運奏
請據亳之利主乃召柔
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
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
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
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
口為宋往來之道俱築
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
亳而南置堡立柵密為

為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拜端明殿學士封吳郡侯至帝景定元年再見

偵邏蹤是糧無不達

乙卯

寶祐三年

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顯聖明覺悟帝納其言

奉化王

與懽

燕懿王八世孫

憲宗五年

春二月呼必賚徵許衡為京兆提學　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

西南夷

蒙古將烏蘭哈達自吐蕃進攻

二月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　蒙古侵漢蜀荊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塈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讎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乞罷全子才劉子澄祠祿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三月以王塈簽書樞密院事

雨土　詔不許傳播邊事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無所不至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

也累官少傅卒謚清敏追封奉化郡王與權愛國憂君本諸天性及卒遺表猶不忘規正又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

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子師大奇之謂衛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

白蠻烏蠻及鬼蠻諸部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大懼與阿魯諸酋俱降於烏蘭哈達西南夷凡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

憑怙愈張奐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　大全嘗為戚里婢壻夤緣閹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　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宦閹享富貴耳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詭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

興學徒以蠹國害民爾故斂之夕而金帶猶貲錢民家云

濮王善兵嗣封四年卒

臨海侯

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十七悉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陷於蒙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古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固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秋七月西南夷盡降

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淸叟宗臣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於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八月壬埜罷

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院事　抗處士元定之孫也

應繇封七年卒

丙辰

寶祐四年

春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

永公史嵩之改封十五年以

憲宗六年

秋七月城開平府　初邢臺人劉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

加賈似道參知政事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等於遠州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

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封魯國公謚忠簡政謚莊肅德祐初奪謚之歷官通顯雖飾詐要譽而肺肝如見終不為公論

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所呼必賚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不為害言於帝有害政者三一所容初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嵩之從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子環卿士將卒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嘗上書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諫嵩之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曰久開姦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督府所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戚何功畀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東南民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寖力困於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征輸州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縣置於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應辦誠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恐禍起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蕭墻危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如朝露

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為令之
對極言大全褒佞不可近帝曰計莫若
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盡去在
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暮之羣
臣知大全姦褻而噤不言是負小忝名
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在野之
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君子相
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與攺絃
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易轍戕
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力王事
第驅迫之出紿令與槐至大理以收桑
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榆之功
槐罷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言甚切
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至居無
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何環卿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暴卒相

逐梲益恣横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黄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吴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毋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為六君子

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磻簽書樞密院事

九月監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内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寛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傳嵩之致毒云

新安公

程元鳳

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新安郡公至度宗咸淳三年再見

冬十一月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　時閻祀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蔡抗罷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常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部澤劾罷之

信安侯

馬天驥

以禮部侍郎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至度宗咸淳四年再見

丹陽侯

丁大全

為右諫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至六年再見

丁巳

寶祐五年

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卒

蒙古董文蔚既城光化棗陽儲餱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於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為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髙達力戰於白河乃退

夏五月城荆山為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

六月馬天驥罷

秋八月以張礎參知政事丁大全

魏公趙葵

進封信國公九年授寧遠軍節度使京湖宣撫使改封魏國公至帝開慶元年再見

憲宗七年

春正月罷呼必賚開府命阿勒達爾行省事於京兆 或讒呼必賚得中土心 主遣阿勒達爾行省事於京兆劉太平佐之鉤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哈瑪爾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呼必賚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雖與較遠將受禍

安南

國王陳日煚以蒙古將烏蘭哈達遣使二人諭降皆囚之烏蘭哈達等進兵抵城北日煚走海島烏蘭哈達得

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主孟克分道入寇

冬十月張礎卒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

金陵公

吳淵

初以功封金陵郡侯尋進爵為公至是自荆湖制置使擢參知政事未至而卒

淵有才畧所

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諜疑將自釋及呼必賚見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董文蔚侵宋襄陽入其郛

夏六月烏蘭哈達入安南屠其城 安南即交趾宋淳熙初賜國名曰安南

秋八月主分道南侵以少弟頼呼布格守和林諸王伊遜克駙馬約索爾等請伐宋主亦怒宋因使臣命諸王頼呼布

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逆屠城蒙古兵留九日以熱不能堪引去

回鶻

遣使入貢於蒙

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横故時有蜈蚣之謠

長樂公

張磻

為端明殿學士

格居守和林阿勒達爾古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呼必賚攻鄂趨杭州塔齊爾攻荊山又詔烏蘭哈達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壇進攻海州漣水等處王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王由隴州趨散關諸王穆格由洋州趨米倉萬户布琳又由潼關趨沔州回鶻來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王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

拜參知政事封長樂郡公卒贈少師

為却之賽音迎延爵以為言主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戊午

寶祐六年

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

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　光祖為松江制置辟名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

蒲擇之帥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蒙古[illegible]哷將前軍欲

秀王師彌嗣封三十四年卒

憲宗八年

春二月平西域克寶爾達諸國　初主遣宗王實喇伐西域至是實喇以鄂諾延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寶爾達十餘國轉鬬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實喇遂留鎮西域

高麗

國王王瞰貢使久絕於蒙古故蒙古自定宗以來凡四命將來

會都元帥阿達哈於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埒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蒙古阿達哈死耨埒帥諸將大破大淵等於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官軍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丹陽公

丁大全

封丹陽侯三年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丹陽公至帝景定三年再見

秋九月主入劍門冬十一月克宋鵝項堡諸城耨埒聞主次漢中遂留察喇卜和車劉哈瑪爾等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獲宋守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使史樞急攻取之宋將楊立敗死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十一月進圍長寧山宋守將王佐徐昕戰敗進攻鵝項堡知縣王仲以城

伐陷城十有四是年瞰遣子倎朝於蒙古

以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簽書
院事
冬十一月蒙古陷鵝項堡諸城
林存罷
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將李璮陷海州漣水軍賈似
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璮取漣
海拔四城殺官軍幾盡維揚大
震
十二月詔改明年元
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蜀
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
向士璧移司紹慶士璧遂進師
歸州與光祖迎戰房州蒙古少
却

降佐死主入城殺佐之
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
由是宋青居大良運山
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
元珪張大悅趙順等俱
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
施擇善不屈死諸王穆
格塔齊爾哲略地還引
兵來會
李璮克宋海州漣水軍
十二月主取宋隆雅州至
閬之大獲山遣王仲入
招宋閬州守將楊大淵
大淵殺之主督諸軍力
攻大淵懼遂以城來降
已而大淵逃歸主怒欲

蒙古主孟克入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 推官趙廣死之

屠其城李呼喇濟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主大悅以大淵為都元帥

己未

開慶元年

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許公吳潛

初封金陵郡侯

憲宗九年

春正月烏蘭哈達帥四王兵三千蠻僰萬人破宋橫山徇內地宋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蘭哈達

蒙古烏蘭哈達掠靜江遂圍潭州

二月蒙古主孟克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未幾蒙古主卒於城下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三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夏六月文德及蒙古史天澤戰於嘉陵江敗績　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即師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順流縱擊文德大敗

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

秋八月蒙古呼必賚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

為沿江制置使判慶元府上章乞歸以觀文殿大學士封崇國公致仕尋起為左丞相改封相國公尋改封慶國公又改封許

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蹴賓州踩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宋軍斷歸路為蘭哈達掠宋軍後命子阿珠橫擊於前宋軍敗走遂壁城下

二月主遣晉國寶招諭宋合州守將王堅為堅所殺主遂命琿塔哈以兵二萬守六盤奇塔特布哈守青居山自引兵由忠涪趨夔州又命輝埒造浮梁於涪州之藺市以杜援兵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會諸路

以戴慶炣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

蒙古遂入瑞州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

國公至帝景定三年再見

蕭公貫

似道

封臨海郡開國公六年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改封茂國公尋又

師圍之

秋七月主殂於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　宗將王堅固守合州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主亦殂於合州城下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櫓負之北行主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尊祖宗之法然性善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

八月呼必賚遣楊惟中郝經宣撫荊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於呼必賚曰古之一天下

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改封肅國公至帝景定元年再見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憸壬違國誤君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蕭泰來等羣小噂沓國事日非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

益公趙葵

封魏國公三年改封衛國公尋拜少保觀文殿

者以德不以力國家奮起朔漠垂五十年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兵力耗弊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呼必賚不能用悉兵渡淮呼必賚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宋軍皆遁九月宗王穆格自合州遣人以主凶訃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

漢陽以援鄂
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以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
蒙古呼必賚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

大學士江東西宣撫使又改封益國公至帝景定元年再見

清水伯王堅以堅守合州功拜寧遠軍節度

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宋軍以大舟扼江渡董文炳言於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艨艟鼓櫂疾趨士吽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大敗宋軍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
九月克宋臨江遂入瑞州
冬十一月攻宋鄂州城益急宋賈似道遣宋京詣

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哲辰巴圖爾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哲辰巴圖爾戰敗死焉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於蘄草坪獲之　諸路重兵咸聚於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於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

使封清水縣開國伯至帝景定五年再見

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闊阿勒達爾等謀立額埒布格因名羣臣議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實喇諸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啓戎先人舉事大事去矣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姦謀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實喇諸王會喪和林差官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珍

百送之至鏑華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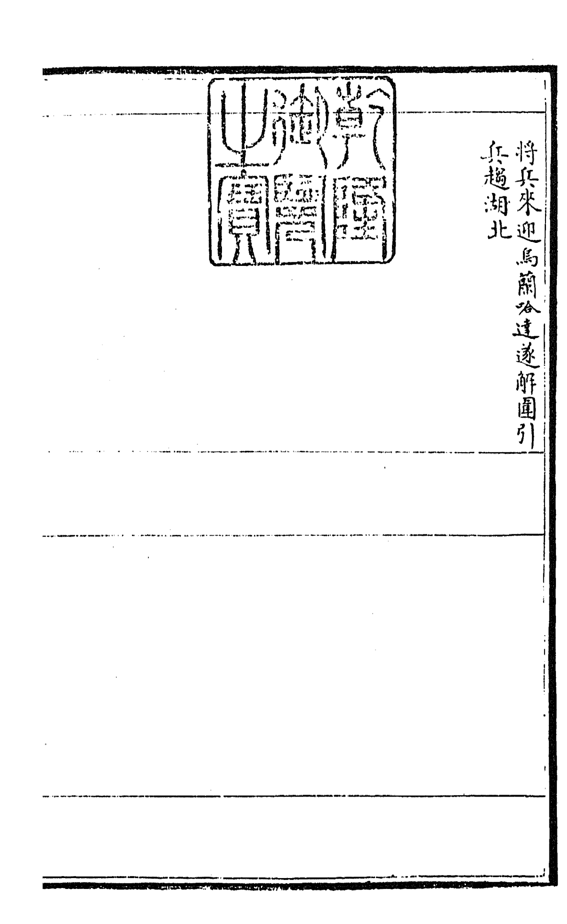
以朱熠知樞密院事

閏月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潭州

賈似道乞和於蒙古呼必賚引還鄂州圍解

十二月蒙古烏蘭哈達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烏蘭哈達進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潭極力守禦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於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卻會呼必賚遣鄂德齊

戳鎮守燕都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呼必賚以為然會宋京再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烏蘭哈達之兵



將兵來迎馬蘭哈達遂解圍引
兵趨湖北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六